

清儒學案

世章



九五

清儒學案卷一百九十八

天津徐世昌

諸儒學案四

王先生芑孫

王芑孫字念豐號鐵夫一號惕甫長洲人乾隆戊申召試舉人由國子監典簿出爲華亭縣教諭尋以病假歸嘉慶二十二年卒年六十三先生幼有異稟年十二三卽能操觚爲文客京師時館董文恭誥家六年中間又往來於梁文定國治王文端杰劉文清墉彭文勤元瑞諸公之門每代爲削草其後充官學教習復與館閣之士遊故雖未挂朝籍而朝廷有大典禮文章之事未嘗不操筆竊與其間身短而瘠性簡傲一介不苟取遇公卿若平輩不屑從諛或病其狂實狷也工詩古文兼善書法嘗

與法梧門何蘭士張船山楊蓉裳諸名流琴歌酒賦爲南北時望所推所著有四書通故若干卷碑版文廣例十卷讀賦卮言一卷編年詩藁二十卷續一卷惕甫未定藁二十六卷續藁一

卷詩外集一卷文外集四卷

參史傳  
先正事略

論語通故自序

國家著令以四書造士論語用朱子集註而邢氏皇氏兩家之學頌在學官錄之四庫蓋將博天下於鴻通之路非局之一說也顧集註今世以授學童爲訓課而邢氏皇氏之書或不皆讀讀之者又務尊漢以紬宋竊以爲皆非也自古說論語未有過於朱子者朱子以前諸家其義皆不敵朱子之精朱子以後諸家其言又不如朱子之簡凡宋以前義訓有宜存而不可廢者集註固已采入偶或棄遺在朱子亦自有說要所異同實無幾

耳往余忝在學職輒以兼通古訓刻責士流士多苦之咸謂邢氏皇氏其辭繁密涉月彌年瀏覽勿竟不得已心爲捷法取邢氏皇氏二家之與朱子異同及其旁引曲證溢於集註之外者錄置上方而其下悉仍朱註不移其次謂之論語通故一開卷而漢宋諸說列然竝具不待更端盈尺之籍縮歸片楮一晝之讀功抵兼旬中人以下靡歎望洋矣會筆錄方始旋更多故作輟未就及是杜門巷處乃克終之寫付家塾作幼子嘉祿日課區區晚晚舐犢之私傳業而已無足問世然芸生稟賦不同敏鈍斯判中人以下肄業及之或亦听然有樂乎是耶

孟子通故自序

論語通故既成次及孟子而遲之又久者以孟子舊註在今惟趙氏一家入正義孤行於世而邵武士人之疏繁悶不可讀宋

以前解孟子其佚見於他說者卽廣其例蒐之終不足與論語  
妃輟筆者數年比得闕里孔氏繙刊宋趙氏章指一書爰就其  
見刪於朱子者葺焉朱子存論語舊註無二三獨於孟子錄趙  
註十七八所懸殊者無幾故茲編所列止於是也方今士無賢  
愚人人皆驚爲漢學每得一漢說輒據以攻朱而余自讀漢說  
益以見朱子酌義之精裁制之密此可意得神會而不容以口  
辯者也按隋書鄭玄劉熙註各七卷世久無傳近雖有掇拾劉  
註者寥寥殘潘多與趙同無關出入卽孫宣公序音義所稱陸  
善經註者亦復微絕而趙氏原書章別其指者雖僅存於正義  
又多被刪併滅沒藉孔氏繙刊獲觀完本而孫氏音義中參引  
舊說頗存陸註故擇取宜附者附之其疏文之小有發明者亦  
不以邵武士人而廢也抑世有兩闕憾一孟子正義一宋元史

二百年來通儒碩士莫不願奮筆其閒或志之而未及爲或爲之而未及竟或竟之而旋失其稟類有物焉以敗之往在京師餘姚邵學士晉涵作孟子正義未及半而歿豈一書之出固需時會悠悠函寓來者無窮宜有繼起而成之者輒因序此并及之云

### 大學通故自序

自四書之說興大學中庸二篇與論語孟子俱爲科律階以進身余旣作孟子通故因及大學朱子解論語孟子所異同在註而大學之異則在經文苟非竝列經文其異同之指不可見故變例以經文大書用鄭註分疏其下孔疏煩碎今刪取尤要者著之其無所引伸而徒爲冗長者弗錄凡欲以簡省便初學爾大學一篇流傳千百載何必果無錯簡第就古本隨文讀之義

亦無害朱子移其章次別加編定有不可通則爲之補傳匪啻自作一書致啟後人攻訐近代諸儒或兩不從而別爲之說意在彌縫更滋瑕釁姑弗暇論在今學者所宜知獨古本與今本耳竊謂今本四書中之大學也古本六經中之大學也四書中大學自爲程朱一家言其義理程朱一家之義理也程朱義理之學實有畢世莫殫者六經中大學則先儒循誦襲傳之一篇也其所訓釋略與他事等今本大學窮本反始或童而習之皓首不知其解古本大學則中人以下三日之課耳余爲通故不綴一辭聊俾童蒙易爲披檢欲溯古者循其上而觀之欲沿今者循其下而觀之何去何從孰得孰失知其解者固不容聲矣中庸通故自序

朱子於中庸所分章第與鄭迥別欲存鄭說亦不得不并列經

文故今茲通故之作與大學同例義理之學至程朱極矣中庸其尤粹者元明用其書取士士之有立於世未始不輝然也用之久而庸衆駑散者出乎其閒或專固而不通於古或譚陋而弗達于時其甚者槃辟雅拜以取厭憎而濂洛關閩之說爲世所不樂聞自近數十年一二聰明英杰奮然追尋鄭許賈孔之說宥稽湮墜蒐獵殘賸而漢學遂盛行于世然自漢學說興天下士大夫文章氣節與夫風澤芳臭之閒概可覩矣宋儒之學必內誣其身心而外嚴於義利余少時所見耆艾年先雖不皆醇儒猶拘文牽義而勿之敢肆中歲所接高名之士著書滿家而夷考其行往往嚮者拘牽之士所弗屑爲晚歲閒居究觀終始不過由塾師弁鄙不以古訓授學童使聰明英杰者得傲以所不知而張其說其實漢說具存鄭孔所傳如是而已曾何足



以自旌乎今所謂漢學不出東漢東漢之世崇尚七典謂之內  
學及其末造亂亦由之鄭雖魁儒生乎其際末繇自異以漢之  
內學與宋之理學相提並論而審其是非擇其流弊之輕重學  
者宜何處焉余作通故將爲學者道古而與講漢學者異指後  
當有論其世而知之者夫

碑版文廣例自序

元潘昂霄金石例明王止仲墓銘舉例其論皆主韓歐秀水朱  
氏嘗欲臚舉鄱陽洪氏隸釋隸續所述漢碑版以補潘氏王氏  
兩家之闕而未及也吾今不自揣量輒又旁推秀水之言上追  
秦漢下訖宋元明作碑版文廣例若干卷潘氏目其書曰金石  
概辭也王氏目其書曰墓銘專辭也吾今於潘氏王氏所已舉  
不更舉其所未舉一一舉之潘氏王氏專舉韓歐吾一不舉韓

歐要之以文章正統與韓歐也夫文章之用鴻矣碑版爲大器而工聚焉者也碑版莫盛於韓歐韓以前非無作者凡其可法韓歐則旣取而法之矣其不可法韓歐亦旣削而去之矣韓以後非無作者能以韓歐之例例秦漢例元明無往不失矣得失之數明而後承學治古文者有所入此吾廣例之說也雖然傳家以例說春秋而春秋晦文家以例求文章而文章隘或原也或委也吾與潘氏王氏持鋪荷畚臨滔滔者以遏其流非導其原也世有持原而往者吾書與潘氏王氏之書俄空焉快哉乎其達於文也

陳先生懋齡

陳懋齡字勉甫上元人乾隆壬子副貢生官安徽青陽縣教諭博聞強記學厯於里中謝廷逸得梅氏之傳嘗以經書中之關

於天算者一爲尙書堯典麻象日月星辰二爲堯典中星三爲  
夏小正星象四爲歲差恆星行圖五爲冬夏致日六爲渾儀七  
爲閏月定時八爲周禮地中九爲職方封國十爲禮記王制十  
一爲魯論千乘十二爲北辰北極十三爲史表十四爲推步定  
法十五爲夏仲康五載季秋月朔日蝕十六爲商太甲元祀十  
二月乙丑距三祀十有二月朔日十七爲周書武成年月十八  
爲詩十月之交辛卯朔日蝕十九爲春秋魯隱公三年辛酉二  
月己巳日食皆爲之詳加推算系以圖說成經書算學天文攷  
一卷其言悉有據依而又明白易曉足輔疏家之略他所著又  
有春秋朔閏交食攷六朝地里攷

參史傳  
經書算學  
天文攷宋慶宗序

### 經書算學天文攷自序

唐人試士有明算科五經算術限以年今考其書亦頗易究耳

夫算法至今日始愈密而愈精然不外堯典中星周禮致日等項爲測算之根漢儒掇拾於煨燼之餘營造渾天只因夫子有北辰居其所之一句至孟子言千歲日至可坐而致其自義和俶擾周幽薄蝕可攷而知五經算術于此等處略不議及何耶就中惟職方封國王制開方魯論乘馬詳哉言之然職方鄭注迂誕王制步畝乘違魯論千乘畸零難合讀其書卒難了然于心口今依恆星東行詳攷歲差以弧三角視法圖寫渾儀依郭守敬授時法通攷詩書及于魯隱著爲史表使學者可依法推步雖不敢謂求詳于古於西算亦萬分之一也

吳先生卓信

吳卓信字立峰號頊儒昭文人諸生少孤母顧氏授以經子諸書爲之講解及長篤嗜載籍有田百畝盡以買書尤好典章經

制之學欲追杜鄭馬王而起再與鄉試不售益厭棄舉業客淮  
徐閒最久歷游齊魯燕趙又嘗一至秦中覽其山川邊塞古今  
形勢盡拓漢唐金石以歸晚年貧困醫所蓄書以食道光三年  
卒年六十餘所著書有喪禮經傳約一卷漢書地理志補注一  
百三卷已刊行又有釋親廣義二十五卷漢三輔考二十四卷  
三國志補志六卷補表六卷澹成居文鈔四卷讀詩餘論儀禮  
劄記多散佚不傳

參史傳 漢書地  
理志補注附識

### 喪禮經傳約

恩禮節權喪之四制也飯腥苴熟天望地藏雖天子不能異而

聖人爲之區其隆殺者緣生以事死稱情而立文也未死廢牀

求生氣也屬纊於面候絕氣也死於寢當其病時已在寢也

疏云

天子諸侯謂之路寢  
卿大夫士謂之適室

遷於南牖正尸也儻用斂衾去死衣也主

人雞斯禮記作笄纚陳註云笄骨笄纚易衣檀弓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親始

死雞斯徒跣扱上衽鄭氏以雞斯即笄纚而陳祥道以為無據且

援檀弓文謂始死有易冠無去冠至小斂乃投冠而括髮蓋人

子於始喪其幸生之心未已故未忍去飾及小斂則已矣然後

括髮而袒愚按雜記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註云士素委貌

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經焉則小斂之前明有冠矣而鄭註

儀禮無此冠則亦有可疑者然問喪徒跣陳註云無履而空跣以號

而復復者鄭云天子夏采小僕之屬諸侯用小臣士則以史為之朝服升自東榮中屋履

危北面三號而招以衣望反諸幽也楔齒楔音屑拄齒用角柶為將含恐

急閉也綴足拘足用燕几為將履恐辟戾也餘閣之奠疏云閣架櫬之屬人老及

病飲食不離側死口澤存也始設帷堂鬼尚幽也由是命赴告

哀序哭位男東婦西或坐或立殊尊卑也大夫以上分別受弔坐立士則皆坐

受襚有君命則主人迎送拜非是不送迎卿大夫以下為銘各以其

物王用大常大夫士長短殊其辭一男書名為死者之不可別

識也置之竹杠未為重也重以木刊鑿之長三尺為重訖則移置於重卒塗置於殭臨葬置於茵因

以入掘坎於階間少西將棄溲濯也溲溲音緣沐為塋音役於西

牆東鄉將煮潘水也浙米水煮陳襲事於房中各有稱單複具

天子十二公九侯將以襲尸也既而御者入浴小臣抗衾或稷

或梁君沐梁大夫稷士梁皆和鬱酒所謂釁尸以鬯也沐浴蚤揃蚤讀爪揃同翦

象生時也既浴而飯實米惟盈含玉珠貝天子玉諸侯不忍虛

其口也鑿巾以飯大夫以上則然也大夫以上使賓含恐賓憎穢其尸故設巾掩尸而當

口鑿穿之令含得入土則親為之遷尸而襲遷於掩瑱塞設幙掩履綦結跗結

於足搢紳而用率帶率率音律不加異於生也公襲朝服設幄元設

決韋為連其手也束髮用組死不冠也設冒韜尸君錦冒大夫

冒上仍猶未斂也造也冰寒尸士則瓦盤用水士卑也襲亦有

奠仍餘閣之奠也

戴德喪服變除云斬齊三年之喪尸既襲服主人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白麻履無

絢婦白布深衣素總白布屨愚按此條本經及本經記俱無明文曲臺記喪服等篇亦不載況未去笄纒而冠則與無服何異

恐不足據勉齋輯士喪禮採之故存之註中

於是作重以依神焉懸銘而置之中庭

終夜設燎則始死之日也

厥明陳衣於房先陳絞

所以衾夷束衣衾

祭服次

爵弁服皮弁服

散衣次

袍繭之屬

皆十有九稱象天地之終數也庶

禭陳而不盡用畢用已服而後用禭也

君則并不用禭

親戚之禭不以

陳所陳者止君大夫禭

衣不務多也遷尸服上祭服不倒重祭服也斂者

六人人別而數不別也

君大胥斂大夫衆胥斂士朋友斂皆六人

主人馮尸哭踊無

算志懣氣盛踊以洩之也去笄纒而著素冠視斂之變服也斂

訖投冠主人袒括髮散帶垂婦人髻絞帶去飾之甚也衆主人

免而以布殺於適也

括髮者去雞斯而紒即喪服小記云斬衰括髮以麻也髻亦去雞斯而紒詳見後又

雜記小斂環經大夫士一也疏云環經一股而纏也親始死孝子去冠至小斂不可無飾故著素冠而又嫌與平日同故去雞



斯再考喪服小記括髮疏云將小斂去笄纒著素冠視斂訖投冠而去按此數條則戴氏所云既襲而冠必不然矣 陳祥道

曰婦人之髻猶男子之括髮與免也故括髮以麻則髻以麻括髮以布則髻以布髻以麻則斬衰髻以布則齊衰又曰未成服

之髻無笄既成服之髻有笄然則啟殯之髻雖在成服之後蓋亦無笄以對男子之袒而免也 於是徹帷尸已

飾也奉尸俛同於堂斂在尸內也尸在室西幬用衾衣多不可冒也

斂衾於是不用降而拜賓踊而襲經卽位之變服也拜賓者賓入致禭主人拜稽顙是也

喪大記襲帶經踊疏云拜賓時袒拜訖襲衣加腰帶首經復位乃踊也士喪禮先踊後襲經諸侯先襲經後踊 母喪則

免詳見後殺於父也按疏為母小斂後括髮與父同至尸出堂子拜賓之時猶不異惟為父則括髮以至大斂

若母喪則襲經帶時已著布免 奠於東方特用牲體按朝夕奠無體牲小斂大斂朔望薦先祖奠遣奠皆

設體牲謂之殷奠天子用牢士特豚殷奠之始也餘閣之奠於是徹拾踊代哭拾更也代遞也節

哀也弔者襲裘而至或絕踊而拜方踊即止或成踊而拜緣弔者之

爵也於是而禭則大斂之禭也中庭有燎猶初日也 厥明第三

日 陳衣大斂之衣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衣備也布紵單二

衾貴賤一也君襚不倒猶祭服也大夫以下六玉斂尸於其貴者加

之也遷尸哭踊卒斂徹帷猶小斂也弁經即位將大斂之變服

也喪大記云君將大斂子弁經即位疏曰此弁經是未成服若成服則著喪冠矣大夫士皆然袒括散帶為父

或免以布為母婦人髻自小斂以來未之或改也上士舉尸君斂

也君至視斂大夫獨也士賜大斂特恩也大斂於阼別尸內也

小斂在尸內奠而設席彌神之也大斂以前之奠無席遂掘肆音異埋棺之坎棺入不

哭陳殯具也天子棺四重水牛兕牛革二物為一重尙深邃也

上公三重去牛革侯伯子男再重去兕革大夫一重去柀士不重去屬昭

其等也皆用裏棺貼以繒也繒色君朱綠大夫玄綠士玄棺必有束縮二橫

直束二行橫束三行皆用皮古者棺不用釘也衽束皆三而用漆者君之棺

蓋也疏云衽小要也謂燕尾合棺縫處其形兩廣中央小先鑿棺旁作坎形而以小要連之令固棺漆即漆其衽合縫處

衽束皆二而用漆不用漆者大夫士之別也從阼階奉尸於棺

棺在殓中也北面視殓哭踊無算名斂亦名殓也三日而殓此

據大夫士而言也曲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註云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之三日以死之明日數也

死數往日謂殓之三日以死之日數也此士禮貶於大夫者若大夫以上則皆以來日數愚按此大夫與士又微有別大夫實

須第四日而殓也至成服杖則第五日矣考士喪禮曰死日而襲厥明小斂又厥明大斂而殓則死三日而又云三日成服杖

者是既殓之明日正所謂生數來日者也又按喪大記云士二日而殓註云此二日與死日亦得三日又三日之朝主人杖註

云此既殓之明日全三日也合此數條其義乃顯天子七日諸侯五日以兩而加也殓

以輅車畫轅為龍叢木象柳覆以刺繡天子之禮也輅不畫龍

設幃設撥可撥引輅車即紼也諸侯之禮也大夫以幃士殓見衽疏云攢中挾小

裁取容棺掘殓而見其幕人供帑音亦士必特賜以承塵也殓於

客位即遠也移銘於殓表柩也既殓說髦說同脫兒時剪髮為鬚至是說之按疏云

凡說髦尊卑皆三日喪大記云小斂訖主人說髦蓋士之殓君之小斂皆三日也生事之道終也賓出

拜送殓奠畢也既殓君往必具殷奠榮君至也見馬首不哭敬

君也拜送不拜迎避君答已也 明日拜謝棺中之賜不拜也

賻以幣 三日 此殯之明日實四日也 受杖 問喪曰為父苴杖竹也為母削杖桐也又

日父在 冠六升 斬 或七升 齊 衰三升 斬齊 履外納帶散垂始成

服也 疏云未成服以前男子免為父則括髮婦人髻既成服以後男子冠婦人笄又按黃勉齋喪服圖式男子斬冠用六

升布齊冠七升其制與今之喪冠同斬齊衰布皆三升前有衰

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斬裳不緝齊裳婦人總斬用布六升齊

七升束其本末出紒後所垂者長六寸斬以箭笄篠竹為之齊

以惡笄榛為之 婦人於男子括髮時已用麻髻矣今既成服

男子著冠婦人祇是露紒之髻而著布總箭笄至啟

殯則復用麻髻若賓客弔男子著免時則加有髻 苴杖削杖

擔主也 尊其為主 非主 衆子 而杖扶病也於是始粥君命也斬衰倚廬

齊衰堊室皆中門外殯在寢也苦枕塊在室廬也哭晝夜無時

廬中思慕也 未殯以前無時之哭一既殯以後無時之哭二 朝夕哭不帷孝子欲見殯

殯也出則施屨 音合 仍帷也徹奠而踊 徹大斂之奠 將為朝夕之奠也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皆於奧始不於尸所也奠以衣服大斂之

餘也月朔有奠月半有奠薦新有奠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

日事死如事生也家人營兆主人免如經而往於兆南卒筮而

後經為求吉不純凶筮宅之變服也越旬井槨井構之備葬具

也松柏雜木槨材也反位而哭哭槨也獻材明器獻素形法定

獻成治畢獻明器也略而不盡貌而不工輿藏而馬反告不用

也主人徧視如哭槨也既止朝哭置楚焯卜葬日也既夕哭請

啟期啟殯先葬之二日也註云此下土禮夙興先葬之一日

也設盥陳鼎陳朝祖之奠也朝祖者象生時設夷牀於兩階祖

廟之將遷柩於此也設燭為未旦也男子免婦人髻散帶垂為啟

殯而變服也自此至卒哭其服同也疏云註引喪服小記云男

子免婦人髻而不言男子括髮者欲見啟殯之後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又云啟後商祝

主人仍服免後至卒哭其服同以反哭時無變服之文也商祝執功布拂柩也聲三存神也啟三告神也命哭前不哭也由是

商祝降夏祝升取銘置諸重不復置殯也哭踊無算殯乃啟也

幟用夷衾即前陳之二衾也遂朝於祖由寢而適廟也重先奠

從燭從柩從燭從行序也乘人引柩專道而行上下一也二縗

紼以木鑿空也無碑引繩下棺士殺也正柩於兩楹閒用夷牀朝祖之正義

也奠設必巾之禦風塵也質明滅燭即夙興之質明也蚤車履

路薦柩車也祥車曠左薦魂車也道車載襚稟車載笠備雨具皆

遣車也天子遣車九士廡音欽馬夾牽以駕車也既奠乃廡恐

汚廟也請祖期曰日側若將遲之孝子之心也束棺於車所謂

載也既載飾棺使人勿惡也柳髮加衣飾所聚也帷荒者何即

柳衣也邊帳曰帷君獨畫龍也上蓋曰荒亦曰鼈甲大夫以上

加文章士則布而素也火三列黻三列畫火黻之形於荒也齊

五采謂鼈甲上當中央圓形如蓋君以五采繪飾之而著以絮

也五貝也連貝為五行交絡齊上也素錦楮又於鼈甲下用帛

為屋以象宮室也荒與帷相離紐而連之者纁紐也織竹為籠

衣以青衣掛於柳上荒邊如承鬻者池也畫雉於繪懸於池下

如幡者振容也池在上振容在下懸於上下之間躍而拂池者

銅魚也在路障車入壙障柩畫以黼黻雲氣而形似扇者斐也

以木為之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斐之兩角皆有玉者戴圭也明堂位謂之璧斐其

不戴圭而帶綏者大夫士也纁戴者何穿纁帛於紐以繫柳骨

也纁披者何貫結於戴披於帷外人旁牽之以備傾虧也在棺

曰紼見繩體也在道曰引見用力也天子六紼下此殺也執紼

千人半之者諸侯也執紼三百人大夫之異於士也送葬必執

紼所以助也乃陳明器在重北也如牀而縮三橫五將以加之

壙上者折也陳之折北將以禦土掩壙而橫三縮三者抗木也

加於抗木用以禦塵者抗席也加於抗席用以藉棺而禦溼者

茵也用以裹奠而盛黍稷者苞與笱也用以實醢醢而盛醴酒

者甕與甗也用器祭器土無祭器樂器役器燕器無不陳者兼用夏

殷之禮也既朝廟又祖奠將御柩而行也於是讀誥累其行而

讀之將作諡也贈以車馬贈以玩好賻以貨財知死知生也賻

則賓坐委之明主人志不在物也若無器則梧受之謂對面相

逢而受也書贈於方書遣於策俟將行而讀之也厥明謂葬日此

時猶在廟中遣奠用馬牲殊常奠也貍同理祭器於廟階無尸之奠終

於此也分其牲體以祭五祀告往不復反也既遣而包其餘猶

大饗之歸賓俎也讀贈告死者也以下行柩之事遂師以幄帟先先張

神座於窆間也祝執功布卻行柩前詔執披者知所低昂也導

以方相拂凶邪也夾以御僕使持髮也從以虎賁衛魂車也歌



虞殯以行挽歌之始也至於邦門公贈止於廼道也餘則否也

葬之事至於墳擊墳之四隅方良也脫載除飾將入

墳也塞以蜃互蚌蛤禦墳溼也墳中施槨井而搆也輶車國

車輶君葬車國大夫土葬車明器之屬由羨道入上有負土為隧墳口狹也

茵先入加於軼軸即國用藉棺也用綵去碑負引而下君大夫

之窆也土無碑毋譁而以鼓對負引者應鼓聲徐徐而下止不哭也執斧以泣

助窆也恐有用斧處藏器於旁覆以帷荒謂之加見者見帷荒不見

柩也藏苞筭於旁又在帷荒外也由是加折加席加抗木焉窆

事畢也賓出拜送會葬者也實士三徧助葬者也若堂若坊若

斧若覆夏屋封之制也家人為尸墓新成祭后土也正墓位即封

前後蹕墓域止行人守墓禁皆窆後之事也反哭皆冠及郊而後免

遠葬者之變服也雜記云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廼按此則葬及反哭皆著免又喪服小記云遠葬者比反

哭皆冠及郊而後免疏云既葬在遠野郊之外不可無飾故至葬訖臨欲反時乃皆著冠至郊而後去冠著免按此則近葬者皆免而不冠矣二條皆與經合至崔氏變除云葬之時君素弁葛經大夫素弁環經士素委貌環經此說雖本檀弓弁經葛而葬句要不敢卒窆而歸不驅所謂反如疑也反哭拾踊闔門而信為必然

就次仍居廬或聖室也無柩者不帷鬼神已在室也朝夕哭不

莫是日以虞易奠也虞三日此據士而言也諸侯七大夫五則

天子當九虞也虞用柔日即葬日也於是設尸前無尸也尸別

男女非喪不別也特豕饋食始變吉也素几葦席虞乃几也若君

則始死即具几席虞而沐浴始飾也主人何服如葬服也疏云葬服者丈夫鬢散帶

垂也如虞與葬同三虞皆同至卒哭後即服其故服故服成服之服也按此則自啟殯服免之後至此並無變服而檀弓及喪

服圖亦難為據矣倚杖乃入虞杖不入室也迎尸獻尸圭潔也而為哀薦

之事也虞亦謂之禘事稱曰哀子哀孫北面酌主酌酢尸酢從吉禮也獻祝獻

佐食時已升堂仍服杖也三獻之從祝告利成尸乃謾也起也改

設饌於西北隅是陽厭也虞而埋重始立主也號主曰帝措之廟立

之主曰帝同天神也虞主用桑練乃埋也虞主本經無文今據公羊傳又衛次仲云凡主皆用

栗又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此與時俗以白綾書姓氏者相似恐非三代之制左氏傳謂祔而作主與公羊不合

杜氏因有卒哭除之之說尤屬臆論愚按本經止於士於是虞禮虞以下無文今取散見於傳記者哀集成文以補之

卒哭卒無時之哭也未殯前既殯後未卒哭前無時之哭三至是始卒然猶朝夕各一哭薦用少

牢謂之成事與虞同日而異祭也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牲特卒哭

少牢雜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日也卒哭按先儒俱以三虞卒哭同為一事但考疏云卒哭者虞畢後之祭名况其牢又別明與

虞不卒哭而諱生事畢而死事始也古者生不諱卒哭以前於猶生事之至是乃諱

是受葛說同經帶於廟門疏云殯宮亦謂之廟始去麻也要經易葛絞帶易布為受服之

始婦不說帶惟變首經男重首女重帶也受以疏屨不外納也

沐浴櫛搔彌自飾也柱楣豎柱翦屏除戶居廬之節也疏食水

飲寢有席寢食之節也朝一哭夕一哭哭泣之節也明日祔

廟各以其班祭畢即還主於殯宮也

此附廟是奉主至廟祭告於祖父祭訖仍奉還寢與

後世升附之附不同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

擇王父行之為士者附之

士賤也男

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不敢援尊也附杖不

升堂哀益衰敬彌多也虞祔而後退朋友之誼也十三月而小

祥期乃練也練祭不旅酬喪事從略也練而服縗冠易功衰再

受服也練衣黃裏縗緣正服仍不變也乃再作主用栗主埋桑

主也

栗主經有文

壞廟易檐改塗將遷主於廟也遷而復反於寢必

三年喪畢而後遷也

虞之明日附註云附已主復於寢練而遷廟又穀梁傳作主壞廟疏云作主在十三

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入廟即易檐

以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二說殊不同今按

張子云附與遷自是兩事附者奉新死者之主而告以將遷於

廟也既告則復新死者之主於寢而祖亦未遷比至於練乃遷

其祖入他廟或夾室而遷新主於廟此與鄭註合又按程子云

所謂祔乃後世升祔之祔非虞祔之祔也此與穀梁疏合其義尤長今未見其的然故兩存之二十五月而大

祥再期乃除服也男子除乎首女子除乎帶除服必先重也受服

先其輕者除服先其重者朝服縞冠祥之祭服也素縞麻衣祥之正服也素

履散履易疏屨也既祥復寢復於殯宮不再寢於中門外也斷杖棄

之於隱無使褻也大祥之祭無算爵猶不備禮也中間也月禫

二十七月也徙月樂二十八月也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月為大祥其月即為

禫二十六月而樂作康成則以二十五月為大祥二十七月而遭喪出入四年矣今按喪制皆以月計未聞以年數差別如王

說則期喪不得踰年制服乎所謂期喪五月而禫者又何解也循孝子之

心自當從鄭禫而牀不在殯宮也禫而織無所不佩也祥而外

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故也玄衣黃裳禫之祭服也朝服

縗冠禫之正服也由是吉祭四時常祭則玄端朝服也既吉祭然後

玄端而居也同月吉祭禫後同月後正當吉祭時即復寢內而從御也顧炎武曰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互言之也鄭註已明而孔氏乃以吉祭為四時之祭謂禫後須時祭訖乃復寢非也禫即吉祭也豈有未復寢而先御婦人者乎今按王肅本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及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兩段康成本服問中月而禫而兼用檀弓徙月樂之說康成是也孔疏亦據檀弓徙月意初非臆說故本文俱從鄭孔而附載顧氏之說如此禫不當祭不值吉祭踰月祭乃復平常也春秋謂之吉禘為其為三年之祭

也亦名禘祭為其禘而祧主也於是遷主入廟定昭穆之班也

括髮司馬氏書儀曰先用麻繩撮髻又以布為頭帶之節凡三小斂也奉尸俛堂也

大斂也為母則免外此有括髮者則奔喪也聞喪而不得奔也除喪

而歸之墓哭也皆為父三日為母一日其餘免以終事免藍田呂氏曰以布為卷幘以約四垂短髮而露

其髻冠禮謂之缺頂冠者必先用此缺頂而後加冠古者有之罪免冠而缺頂獨存因謂之免以其與冕音相亂故改音問之

節凡六衆子為父小斂也嫡子為母大斂也啟殯柩行虞與卒

哭也外此有免者則諸侯弔在葬後也雖葬主人仍服免奔喪為母入

門後也童子當室也五世正服也朋友在他邦也鬻制同免但男女異名

之節凡三小斂也啟殯也奔喪也無席之奠三餘閣也襲也小斂也尸前之奠四連上三者而益以大斂也無尸之奠六連上四者而益以祖奠遺奠也朝夕朔望薦新亦無尸也墓新成而有奠家人爲尸則立尸之始也喪祭之尸別男女吉祭則不別也自虞而後不名奠而名祭漸自吉也 爲君服斬衰義也父

歿而後伸母之喪家無二尊也父卒而爲祖服斬衰適也父卒

祖卒而後爲祖母三年猶父歿而伸母喪也爲長子斬衰正體

傳重也體而不正

庶子爲後

正而不體

嫡孫爲後

傳重非正體

庶孫爲後

正體

非傳重

嫡孫有廢疾不立

皆不服斬也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於本宗降一等服者爲人後也十五月而禫期喪也天子諸侯

絕旁期

伯叔之類

正期則不絕大夫降旁期尊同則不降也兄弟之

子服期引而近也嫂叔之無服推而遠也姑姊妹之薄也彼益

有厚之者也小功可以冠子取婦不廢人道也小功不稅

同脫追服

也曾子譏之則小功以上皆稅也喪無七月之服唯中殤然也

長殤九月殤服無受未成人也三月之服無受葬即除也庶子為母

為妻皆葬而除者厭於尊也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

同姓也朋友服麻哭寢門外為同道也在他邦則袒免為之主

也久不葬而主喪者不除異常也報急葬者服虞必三月而卒

哭與常葬者同也輕者包重者特斬衰之喪既卒哭而遭齊衰

之喪也男子輕要得著齊衰之帶而兼包斬衰之帶婦人輕首得著齊衰首經而兼包斬衰之經故云輕者包男子重

首特雷斬衰首經婦人重要特雷斬衰要經故云重者特麻葛重重麻既練而遭大功之喪

也臣有大喪不呼其門經也金革之事無辟權也禿不髻偃不

袒跛不踊老病不止酒肉不刻生以附死人情之實天下之通

義也



附錄

合河康基田陳臬江蘇器先生才屬意邑令拔置第一補諸生

年三十餘矣

漢書地理志補注附識

先生手定文四十篇凡涉泛應者悉刪去邑人陳揆為刻之甫

竟而陳亦卒集乃不傳

史傳漢書地理志補注附識

李申者曰漢書地理志補注搜輯該博大致備矣因以訂證訛

舛補其缺略為檢稽者所藉手利益甚大

李兆洛漢書地理志補注識

包孟開曰李申者得漢書地理志補注時年已垂七十又病甚

不能親勘謝世後所錄副為潘芸閣購得余因假至白門付梓

氏以廣其傳

包慎言漢書地理志補注序

李先生林松

李林松字心庵上海人嘉慶丙辰進士官戶部主事研究經學

嘗以元和惠氏棟所撰易義述一書僅至革卦而止其自鼎以下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二傳俱未卒業因就原書之例取漢人易義爲之增訂成周易述補五卷而於惠氏原書復爲之考定十三則其經文有改從古字閒涉誤改者並據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加以是正云

皇清經解續編

### 周易述補

#### 讀易述劄記

問卦變之說漢儒謂之之卦諸家所說各殊願聞其審曰虞仲翔說易專取旁通與之卦旁通者乾與坤坎與離艮與兌震與巽交相變也之卦則以兩爻交易而得一卦乾坤者諸卦之宗復臨泰大壯夬陽息卦遯遂否觀剝陰消卦皆自乾坤來而諸卦又生於消息卦三陰三陽之卦自泰來者九恆初四易也井

初五易也蠱初上易也豐二四易也既濟二五易也賁二上易也歸妹三四易也節三五易也損三上易也自否來者九益初四易也噬嗑初五易也隨初上易也渙二四易也未濟二五易也困二上易也漸三四易也旅三五易也咸三上易也二陰二陽之卦自臨來者四升初三易也解初四易也明夷二三易也震二四易也自遂來者四无妄初三易也家人初四易也訟二三易也巽二四易也自大壯來者四大畜上四易也睽上三易也需五四易也兌五三易也自觀來者四萃上四易也蹇上三易也晉五四易也艮五三易也臨二之五爲屯觀上之初亦爲屯臨初之上爲蒙觀五之二亦爲蒙故不從自臨觀來之例於屯曰坎二之初於蒙曰艮三之二也遂二之五爲鼎大壯上之初亦爲鼎遂初之上爲革大壯五之二亦爲革於例不當從遂

大壯來而伸翔於鼎曰大壯上之初於革曰遂上之初失其義  
矣愚謂鼎蓋離二之初革蓋兌三之二也臨初之五爲坎觀上  
之二亦爲坎遂初之五爲離大壯上之二亦爲離臨二之上爲  
頤觀五之初亦爲頤遂二之上爲大過大壯五之初亦爲大過  
此四卦亦不得從臨觀遂大壯來之例中孚小過二卦則非臨  
觀遂大壯所能變且頤大過中孚小過與坎離乾坤皆反復不  
衰之卦故別自爲例於頤曰晉四之初於大過曰訟三之上於  
中孚曰訟四之初於小過曰晉三之上而伸翔於大過仍取大  
壯五之初於頤兼取臨二之上又於坎云觀上之二於離云遂  
初之五皆自紊其例也一陰一陽之卦伸翔說易未及之今依  
其例理而董之則復初之二爲師初之三爲謙剝上之五爲比  
上之四爲豫遘初之二爲同人初之三爲履夬上之五爲大有

上之四爲小畜每卦當生二卦也而仲翔於謙云剝上之三

蔡景

君說於豫云復初之四於比云師二之五此別取兩象易爲義其

注大畜云萃五之二成臨於豐云噬嗑上之三於旅云賁初之四亦兩象易也睽本大壯上之三而仲翔注繫辭蓋取諸睽又云无妄五之二亦自紊其例也

問鄭康成以爻辰說易今其書不傳惟見於詩禮正義所引如比之初六辰在未上直東井坎六四辰在丑上直斗及天弁中孚六四辰在丑上直天淵困九二云初六辰在未上直天廚皆援天文以取象可引申其說否曰鄭氏爻辰之例初九在子頤初云舍爾靈龜子爲天龜龜者龜屬也同人初云同人于門隨初云出門交有功節初云不出戶庭子上直危危爲蓋屋故有門戶之象節九二不出門庭二亦據初故云門也明夷初云三

日不食子爲立楊虛中也故有不食之象九二辰在寅泰二云用馮河寅上直天漢雲漢天河也九三辰在辰大壯三云羸其角上直角也九五辰在申萃五云大人虎變申上直參參爲白虎也上九辰在戌睽上云見豕負塗戌上直奎奎爲封豕也初六辰在未小過初云飛鳥以凶未爲鶉首也六三辰在亥上直營室營室爲清廟萃渙之彖辭皆云王假有廟謂六三也六四辰在丑大畜四云童牛丑上直牽牛也上六辰在巳小過上云飛鳥離之巳爲鶉尾也小過六爻唯初上有飛鳥之象此其義也解上云公用射隼巳上值翼翼爲羽翮有隼象也

以上皆錢氏用鄭義

推得者

此皆可以爻辰求之者也

互卦亦非一例如屯三變體坎此以二至四三至五各互一小成卦也蒙二體師此以初至五二至上五爻各互一重卦也泰

三至上體復此以三至上初之四四爻各互一重卦也大過夬  
遘體乾頤剝復體坤此以中四爻互一重卦也蒙二伏巽豫四  
日大有此又以互卦兼旁通爲說者也既濟中互未濟未濟中  
互既濟又兩卦之交相爲體者也

兩象易虞注始見於蓋取後三節於大壯云无妄兩象易也於  
大過云中孚上下易象也於夬云履上下象易也十三卦唯此  
三蓋取言易之故以兩象易見義張臯聞所云易含萬象非可  
執一論也錢氏竹汀演爲圖八純卦上下兩象相同者不列屯  
與解也蒙與蹇也需與訟也師與比也小畜與遘也履與夬也  
泰與否也同人與大有也謙與剝也豫與復也隨與歸妹也蠱  
與漸也臨與萃也觀與升也噬嗑與豐也賁與旅也无妄與大  
壯也大畜與遂也頤與小過也大過與中孚也咸與損也恆與

益也家人與鼎也晉與明夷也睽與革也困與節也井與渙也

錢氏養新錄云八卦皆兩兩相對相對之例或取交變乾坤坎

離震巽艮兌是也乾變為坤坎變為離震變為巽艮變為兌虞氏六十四卦旁通之例本此或取反

復震艮巽兌是也今人謂之反對乾坤坎離反復不衰故反復只有四

卦說卦傳多以雷風山澤相對陰陽奇耦之定位也八卦重為

六十四雖有序卦一篇列其先後之次要亦以相對為義乾坤

父母卦為上下經之首坎離得乾坤之中爻故居上經之終既

濟未濟即坎離故居下經之終頤大過中孚小過與乾坤坎離

同為反復不衰之卦故各自為對列於既未濟之前此八卦皆

以旁通為對者也其餘五十六卦皆取反復震艮巽兌八純卦

亦取反復之例與說卦不同說卦言天道彖象明人事也

錢氏六十四卦旁通圖乾天坤地屯水鼎火蒙山革澤需水晉天



火訟天明夷地師水同人天比大有天小畜風豫雷履天嗛

地泰天否地隨澤蠱山臨地澤遂山觀地大壯雷噬嗑火井水賁

山困澤剝地夬天復雷遘風无妄雷升風大畜天山萃澤頤山大

過澤坎水離火咸澤損山恆雷益風家人火解水睽澤寒山震

雷巽風艮山兌澤漸風歸妹澤豐雷渙風旅山節水中孚風小

過山既濟水火未濟水火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為反復不衰

卦泰否既濟未濟反復兼兩象易兼旁通隨蠱漸歸妹反復兼

旁通

顧氏日知錄云序卦禘卦皆旁通之說先儒疑以為非夫子之言然否之大往小來承泰之小往大來也解之利西南承蹇之利西南不利東北也是卦辭已有相受之義也益之六二即損之六五也皆曰十朋之龜遘之九四即夬之九三也皆曰臀无

膚未濟之九四卽旣濟之九三也皆曰伐鬼方是爻辭已有反對之義也必謂六十四卦皆然非易書之本意或者夫子嘗言之而門人廣之如春秋哀十四年西狩獲麟以後續經之作耳

### 進先生鶴壽

進鶴壽字蘭宮號青厓吳江人道光丙戌進士選池州府教授父朗乾隆己酉舉人鳳陽府訓導以文章名先生少承父教精研古義每事必究其根原嘗謂五際之說出於齊詩四始之說亦出齊詩言五際必兼四始以配陰陽五行因取二雅之篇第值歲之多要以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而倍之爲百有十以爲大數生數五成數十以爲小數而得其進退除算之例著齊詩翼氏學四卷又謂禹貢主於則壤成賦故南交朔方諸地凡在九州徼外者皆在所略閒有西傾弱水之類隨刊所及而附

記之非九州之正域也夏殷周九州經界雖不得知然古人畫州分界無不因乎山川之大勢故杜氏通典卽據唐時之輿地以定禹貢之土疆今仿三條四列之法每州分紀之援今證古以當三代地理志目錄爲孟子正經界疏證六卷又謂封建之法有穀土三等地有廩里九等地有溝洫三等地有采邑三等地有山林六等地有山澤邑居地孟子與周禮一舉其土地一舉其封疆非有二制井田始於公劉夏殷之田不以井授武王亦祇行於圻內非盡天下而井之或五十或七十或百畝若今江南之行田改移甚便爲孟子班爵祿疏證十六卷又以劉昭續漢志注所引帝王世紀有堯時墾田若干頃民口若干人因推衍三代土田戶口之數至三萬餘言又論劉歆三統麻稱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於魯之歲也先是周公攝

政五年孟統二十九章首積月六千五百八十無閏餘積日十  
九萬四千三百十三大餘三十三小餘七故推至此年爲正月  
己巳朔金仁山移侯魯於攝政之元年則正月乃庚辰朔矣其  
精心探索類如此

參史傳 潘眉撰壙志銘  
孟子正經界疏證凡例

齊詩翼氏學

### 四始五際名義

五際之說出於齊詩則四始之說亦出於齊詩五際必兼四始  
言之蓋四始爲之綱五際爲之紀也詩緯含神霧曰詩者天地  
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  
序四始羅列五際詩緯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卯酉  
之際爲改政午亥之際爲革命四始者詩緯汎厯樞曰大明在  
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

也五際者齊詩內傳曰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汎麻樞曰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翼氏曰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戌卽十月之交是也四始皆陽木火金水分布於四方故爲四始也土獨無始者土爲五行之君周流於四者之閒循環無端也五際始終皆陽中閒皆陰自亥至寅漸入陽剛亥爲陽水以一陽起羣陰之中君子所以經綸草昧開國承家故亥爲一際也自寅至酉正在光明卯爲陰木午爲陰火酉爲陰金其象暗昧國家於此當有變改之政故卯午酉各爲一際也自酉至戌漸入陰柔戌爲陽土以一陽陷羣陰之內國家於此必有災異之應故戌爲一際也四始起於亥天一生水也五際止於戌天五生土也

詩篇專用二雅解

十五國風諸侯之風也三頌宗廟之樂也唯二雅皆述王者之命運政教四始五際專以陰陽之終始際會推度國家之吉凶休咎故止用二雅亥大明也寅四牡也巳嘉魚也申鴻雁也四始四部皆雅詩也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戌十月之交也五際五部亦雅詩也然則詩篇專用二雅不用風與頌明矣

齊詩篇弟說

齊詩篇名與毛氏異者若齊風還之篇名營是也章數與毛氏異者若小雅都人士之篇無狐裘黃黃章是也句數與毛氏異者若周頌般之篇有於繹思句是也至其詩篇之次第則與毛氏略同鄭康成謂十月之交兩無正小旻小宛四篇刺厲王詩

漢興之初師移其弟孔穎達謂漢世毛學不行齊魯韓三家不知笙詩六篇亡失謂唯有三百五篇今案鄭孔之說非也嘗以四始五際之部分核之若移十月之交四篇於六月之前則采芑不得爲午際而十月之交不得爲戌際矣若無笙詩六篇則二雅止百有五篇亦不滿天地之倍數百有十矣

四始五際分部例

以雅詩之篇第配陰陽五行之終始際會有大數有小數有進數有本數有退數有奇數如法覈之卽得

凡部內滿大數百有十篇卽除之

寅卯巳午申酉六部是也四始五際配陰陽陰陽莫大乎天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倍之得百有十大雅三十一篇小雅八十篇四始五際從大明起除

文王一篇自大明至何草不黃凡百有十篇此詩篇一大終之數合天地之倍數者也故每部滿此數即除之以下再除小數

凡部內滿小數五篇十篇即除之

寅卯巳申四部是也四始五際配五行五行以土為君土之生數五成數十寅部除大數外自鹿鳴至伐木凡五篇卯部除大數外自伐木至由庚凡十篇此詩篇一小終之數合土之生數成數者也故每部滿此數又除之以下乃為別部

凡陽乘陽則進一數

亥部是也亥部自大明至召旻凡三十篇以二五二十除之尚多鹿鳴一篇亥為陽水寅為陽木以陽乘陽故進一數

戊部

不在  
此例



詩緯辰部除小數五篇外尙多由庚一篇亦用此例蓋辰  
爲陽土巳爲陽火以陽乘陽與亥部同也

或謂小雅以四牡爲始除鹿鳴一篇猶之大雅以大明  
爲始除文王一篇亥部本止三十篇鹿鳴一篇不在部  
內此說非也亥部與寅部一例相承非如戌部居五際  
之終不復與亥部相交接可以隨數而止

凡陽乘陰則如本數

寅巳申三部是也其大數皆百有十篇其小數或五篇或十  
篇則起於陰陽相閒之故

凡陰乘陽則退一數

午酉二部是也午部小數當有五篇今自六月至吉日止有  
四篇午爲陰火申爲陽金以陰乘陽故退一數酉部小數當

有十篇今自鶴鳴至正月止有九篇酉爲陰金戌爲陽土以

陰乘陽故亦退一數

卯部不在此例

自子至巳向左爲陽自午至亥向右爲陰卯爲陰木巳爲陽火卯部亦是以陰乘陽當退一數而適如本數者以卯居陽位故也

凡部內無大數以小數奇數除之

亥戌二部是也亥部自大明至鹿鳴止三十一篇不滿大數蓋大明居大雅之首四牡居小雅之首此二雅之綱領亥部至鹿鳴已入小雅部分而四牡爲小雅之綱自應別爲一部故以大明五篇皇矣十篇洞酌五篇抑十篇次第除之而鹿鳴一篇爲進數也戌部自十月之交至何草不黃止四十二篇不滿大數而雅詩之篇第已終故以十月之交五篇巧言

十篇鼓鐘五篇瞻彼洛矣十篇角弓五篇次第除之而隰桑  
七篇爲奇數也

凡小數皆五篇十篇陰陽相間今自隰桑以下止有七篇  
不滿十數故以此爲奇數而陰陽之際會於是窮焉

或謂以全詩三百十一篇入八部內其大數以三百十  
篇除之亦可覈算此說非也四始五際之詩篇見於詩  
緯者止有二雅不及風與頌卽謂三百十篇取全詩之  
數亦於陰陽際會之義無涉又二雅之詩值歲積四千  
有八十年爲一大周若以全詩值歲必待萬有二千餘  
年而始一大周亦太遼遠矣

### 詩篇大數解

四始五際出於陰陽原於天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

地之數五十有五倍之爲百有十寅卯巳午申酉六部詩篇之大數如之亥部三十一篇不滿大數者天德不可爲首也戊部四十二篇不滿大數者地道無成也其餘六部則皆百有十篇不用正數五十有五而用倍數百有十者統小數之全數也八部之小數以成數言之四始七十篇五際五十篇并之得百二十以實數言之四始六十七篇五際四十九篇并之得百十六皆與大數不合然四始五際出於陰陽則當以陰陽言之四始之小數三陽而五陰合之成五十有五五際之小數五陽而三陰合之亦五十有五通八部之小數凡百有十故六部之大數各百有十而二雅詩篇自大明起至何草不黃止亦百有十此非數之出於自然者與

詩篇小數解

四始五際出於陰陽原於五行五行以土爲君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故土之生數五成數十八部詩篇之小數凡五篇者皆陽數也凡十篇者皆陰數也亥部鹿鳴一篇不在算內午部六月四篇作陽數算酉部鶴鳴九篇戌部隰桑七篇作陰數算凡四始得五篇者二得十篇者六是二陽而六陰也凡五際得五篇者六得十篇者二是六陽而二陰也此以成數言也若論其實數四始止六十七篇以六十除之其餘七篇七陽數也五際止四十九篇以四十五除之其餘四篇四陰數也然則四始之小數實三陽而五陰三陽十五也倍之三十也五陰五十也半之二十五也合之成五十有五五際之小數實五陽而三陰五陽二十五也三陰三十也合之亦五十有五通四始五際之小數計之凡百有十正與詩篇之大數相應也

言五際異詞

或謂詩有五際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今案五際皆以  
戾會言之君臣之戾有如苑柳父子之戾有如小弁兄弟之戾  
有如常棣夫婦之戾有如白華朋友之戾有如谷風而翼氏及  
詩緯所引詩篇皆不及此或又謂亥為陽水與子為陰水相際  
卯為陰木與寅為陽木相際午為陰火與巳為陽火相際酉為  
陰金與申為陽金相際戌為陽土與辰為陰土相際故謂之五  
際今案五際專指陰陽興謝不論方位聯綴若以方位言之亥  
子居北方水與水相際也寅卯居東方木與木相際也已午居  
南方火與火相際也申酉居西方金與金相際也若辰戌丑未  
閒於四隅陽土與陰土並不相際則止有四際也若謂四正以  
流行者為際四隅以對待者為際戌居西北與辰居東南相對

者爲一際彼丑居東北與未居西南相對者獨非一際乎則是  
有六際矣故五際之說斷以齊詩內傳爲正至於四始五際詩  
篇雖止見於詩緯然哀平之世齊詩未亡大明在亥云云當卽  
造詩緯者竊聞翼匡師伏舊說而襲用之然則齊詩正賴以傳  
未可以其出自緯書而略之也

詩緯有佚句辨

鄭康成六藝論引詩緯汎厯樞曰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  
爲改政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

大明也

此下佚  
一句

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

二際也

亥又二字乃辰字之訛辰弟三卯  
弟二文互易者鄭氏順便言之

卯爲陰陽交際三際

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今案詩緯上  
言午亥卯酉辰爲五際下舉天保祈父采芑大明四篇以釋卯

酉午亥必更有辰某篇也一句故鄭氏解之曰然則亥爲革命  
一際也辰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自傳寫者佚去辰某篇也  
一句後人見卯酉午亥止有四詩獨不及辰因改云亥又爲天  
門出入候聽麻家有歲星跳辰之法服虔所謂龍度天門也歲  
星爲龍辰爲天門詩緯辰在天門之語蓋取諸此今改云亥爲  
天門何所取義乎亥本一際安得分爲二際且六藝論上文明  
引汎麻樞云辰在天門而下文忽云亥爲天門亦不應如是之  
矛盾也

改戊際爲辰際解

卯酉午戌亥爲五際此齊詩內傳之說也而詩緯汎麻樞云午  
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政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則是改  
戊際爲辰際矣其所以得改者亥爲陽水卯爲陰木午爲陰火



酉爲陰金衆論所同不能改易獨土行翼氏以丑爲陽辰爲陰  
詩緯以丑爲陰辰爲陽丑爲陰土不得爲際辰爲陽土處於戌  
前於是改戊際爲辰際以自異於齊詩焉哀帝時尙在戊際夏  
賀良等謂漢厯中衰當更受命宜急改元易號乃僞造諸緯以  
濟其反道惑衆之私其所以必改者戊際十月之交諸詩皆敘  
災變不如辰際南陔諸詩詠歌太平可以援引爲符瑞乃取辰  
爲天門一語附會之而以卯酉午亥辰爲五際與齊詩名同而  
實異矣

孟子疏證

夏九州經界疏證

堯典言舜肇十有二州冀沅青徐揚荆豫梁雍見于禹貢其餘  
三州不可得聞馬融鄭玄王肅咸謂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爲

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衛爲并州燕以北爲幽州此徒見爾雅  
釋地有幽營周禮職方有幽并遂取以補十二州之名非他有  
所據也墨子兼愛篇禹治天下西爲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  
水北爲防原派注后之邸庠池之竇灑爲底柱鑿爲龍門以利  
燕代胡貊與西河之民西河在雍州東底柱在冀州南此治雍  
冀二州也又云東方漏之陸防孟諸之澤灑爲九澮以榘東土  
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孟諸明都也在豫州東九澮九河也在沈  
州西東土謂之青州中土謂之冀州此治豫沈青三州也又云  
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荆楚於越南夷之民  
江漢發源于梁經流于荆淮在徐揚之間汝自豫而入揚五湖  
在揚此治梁荆徐揚四州也漁竇疑卽夏陽之龍門山陸防疑  
卽距鹿之大陸澤此猶易見者也其疑而莫定者說文解字派

水起雁門後人戍夫山東北入海意卽所謂派注與漢書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湟水所出東至允吾入河意卽所謂孫皇之水與北山經敦與之山泚水出于其陰而東流注于彭水意卽所謂后之邸與夫墨子所述只九十九言而讀之者疑義有五其何以定夏九州之經界乎然古人畫州分界無不因乎山川之大執則禹貢之山水澤地俱在可約而得之豫州居中其餘八州鄰于四裔沈青徐之東以渤海潦水東海爲界揚荆梁之南以南海衡陽瀘水爲界梁雍之西以岷山黑水爲界雍冀之北以豬野雁門爲界近代言禹貢者必東極朝鮮南踰嶺嶠西跨嶺臺北抵沙漠荒遠無憑豈夏王則壤成賦之指哉

殷九州經界疏證

太史公作夏本紀錄禹貢全文及至作殷本紀則于九州之分

合無一言及之豈商家之圖籍罕有存焉者邪然卽其敘事所及因以知王畿有七焉曰南薄曰西薄曰徼曰相曰邢曰河南曰河北侯國有十一焉曰葛曰周曰九曰鄂曰崇曰飢曰微曰箕曰有莘曰昆吾曰三爨地名有十二焉曰鳴條曰秦卷曰桐宮曰傅險曰北里曰沙邱曰羗里曰洛西曰盟津曰牧野曰有娥之虛曰河渭之間水道有四焉曰江曰沛曰河曰淮爾雅釋地所載九州冀豫雍荆揚沅徐幽營太史公不采入本紀則未嘗以爲殷制也李巡孫炎郭璞諸家見禹貢有青梁無幽營周禮有幽井無徐營而遂斷以爲殷制此亦或然或不然之事矣然而世易千年人經數聖必欲舍爾雅以求殷制其他更何所據今試取史記以釋爾雅猶可得殷九州之大略焉本紀言東爲江北爲沛西爲河南爲淮江之合漢在荆故漢南曰荊州也

江之入海在揚故江南曰揚州也沛之汶在徐故沛東曰徐州而沛西則沅沛南則營州也河入塞在幽州之西而淮爲徐州之水渭與洛爲雍州之水也本紀又言湯居南薄從先王居西薄盤庚遷河南皆在豫州仲丁遷傲在沅州河亶甲居相祖乙遷邢武乙徙河北皆在冀州若夫葛伯有莘國于豫西伯崇侯國于雍三爰國于沅九侯鄂侯飢氏微子箕子昆吾國于冀鳴條之奔徐地也桐宮之放豫地也秦卷之歸沙邱之戲沅地也敗有娥築傅險舞北里拘羗里會盟津誓牧野冀地也武乙獵河渭之間文王獻洛西之地雍地也然則商家之圖籍雖亡而以釋地之九州爲之經殷本紀之王畿侯國地名水道爲之緯星羅而碁布之亦可以了如指掌矣

周九州經界疏證

余讀鄭氏詩譜竊怪其譜邶鄘衛也胡弗云其封域在職方冀州河內之地北踰漳水東及沅州河東之境其譜檜鄭也胡弗云檜在職方豫州熒雒之間宣王封母弟友于鄭在華山以西北其子武公國于新鄭在圃田以西熒水以南乃猶取證于禹貢之山水澤地何其疏于地理若此及觀班氏地理志于揚州曰會稽山在山陰具區澤在吳北江在毗陵中江出蕪湖南江在吳于荊州曰衡山在湘南雲夢澤在華容江水出滫氏道漢水在武都潁水出陽城于豫州曰太華山在華陰圃田澤在中牟狼湯渠首受沛東南至陳入潁雒水出上雒而東南正南河南之三州畢舉矣于青州曰盟諸澤在睢陽淮水出平氏泗水出下沂水出蓋術水出東莞于沅州曰岱山在博大野澤在鉅壑河水至章武入海沅水至琅槐入海雷澤在成陽于雍州曰

吳山在汧弦蒲藪在汧涇水出涇陽芮水出汧渭水出首陽洛水出歸德而正東河東正西之三州畢舉矣于幽州曰無盧縣在遼東奚養澤在長廣淄水出萊蕪時水出博昌于冀州曰霍太山在彘清漳出沽汾出汾陽濁漳出長子于并州曰恆山在上曲陽昭餘祁在鄆虜沱河出鹵城滏水出靈邱涑水出廣昌易水出故安而東北河內正北之三州畢舉矣其有不備者五湖聯于具區湛水歸乎淮浦波分自雒澁流及漢沂水可以該沂山雷澤可以該雍水太華可以該陽紆此班氏之省文也河涉又爲幽州川在干乘勃海漁陽之東漢時已淪于海故班氏亦不之及非蒙上沅州文也班氏自謂先王之迹旣遠地名又數改易是以采獲舊聞考迹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信哉斯言賢于鄭氏詩譜多矣

班爵祿總例上

周室封建武周始之成康繼之東遷以後閒一行之其立國之大小周官孟子相去懸絕信周官者以孟子爲傳聞信孟子者以周官爲晚出調停其閒者又謂周官爲益封孟子爲初制周官爲賦法孟子爲軍制周官里數以周遭言孟子里數以徑遂言淫失枝柱不可窮詰唯陳祥道葉夢得諸人謂孟子專舉穀土周官兼包山川附庸其說近是或駁之曰諸公封疆方五百里爲方百里者二十五豈穀土僅居其一而山川附庸乃二十四倍之乎如或之說蓋亦弗思之甚矣孟子明言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若百里爲封疆之數除山澤邑居百分之三十六其餘以上中下三等地通率之二而當一僅存三千二百井公田之稅僅有三千二百夫何以供職貢



官祿與夫朝覲會同祭祀賓客喪紀軍旅諸費乎孟子又言千乘之國百乘之家若百里爲封疆之數其民僅有二萬八千八百家豈能出千乘而又何以容百乘之家乎然則孟子言穀土周官言封疆信矣惜長樂石林諸人未能縷析條分以致後人之翻駁然周官與孟子異同之故經典注疏確有明徵今羅列羣書會而通之穀土山川附庸宋儒所已言者也廛里溝洫采邑山林宋儒所未言者也首爲總例一卷以明穀土廛里諸條核算開除各有成例雖卷中所言不必皆周官孟子之本旨然解經之法期於發揮通曉儻謂孟子僅聞其略後人安得其詳則非所敢知

班爵祿總例下

周制五官之數具於周官冬官雖亡近儒據五官之數五分取

一計之由是王朝之官大備獨侯國之官其數無聞論者謂諸侯三卿五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中士八十一下士見于王制夫以一國之大而大夫僅有五人上中下士僅有百八十九人其何以經國家序民人乎諸侯大夫不止五人曾子問疏已明言之王制一篇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之安可以之當周制乎然則侯國之官如之何曰有佐卿之官有分職之官太宰稱施典於邦國設其參則卿三人也傅其五則佐卿之大夫五人也王朝六卿之下置佐卿之大夫三十六人侯國三卿之下置佐卿之大夫五人其數僅居王官七分之一也侯國佐卿之官居王官七分之一則侯國分職之官亦居王官七分之一次國小國以次而減此侯國之官其數不難推而知之者也周官鄉遂山澤之官但有員數而無全數然王畿侯國各有鄉遂郊野

問其土地之廣狹卽可知其設官之多少天下之山林川澤悉載于山經水經核其山水之數目卽可知其分職之多寡至於都鄙之官載在太宰之職者又可隨其采邑之大小而差次之外此又有典邑之官亦皆有數可推然則王朝侯國之官何難一一舉其全數以定班祿之經乎今取設官制祿諸法復爲總例一卷使覽者便於稽考或又疑兵出于農侯國之穀土止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其民不能具三軍二軍一軍故以出賦諸例終之

周室封建疏證上

封建莫盛于成周呂覽觀世篇曰周封四百餘國漢書諸侯王表曰昔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後漢書章帝詔曰周之爵封千有八百同姓居半大抵武王封建其略有五曰兄弟曰同

姓曰先代苗裔曰周室昏姻曰功臣謀士兄弟之封十五國管

蔡邲

霍

不數魯

衛毛聃邽雍曹滕畢原酈郇夫文昭十六國富辰

言之而何以成鱗云兄弟之國者十五人蓋周公封魯留相王

室至成王八年伯禽始就封則是兄弟之國者止十五人矣同

姓之封四十國吳閻虞安陽東虢西虢岑邗晉應韓荀魯凡蔣

邢茅胙祭北燕巴芮榮魏逢密隗丹焦胡宮馘馮極息隨滑耿

頓沈若并兄弟十五國計之凡姬姓五十五國乃荀子儒效篇

云周公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者周公攝政之年管

叔既誅唐叔未封故耳姬姓之外更有十八國武王所封先代

苗裔任宿顛臾焦州薊邾莒郟邾鑄唐杜虞越黎梅朝鮮其數

適合周之發祥始于姜嫄後亦代有賢妃姜嫄之家周初不存

其餘南燕齊許申呂摯疇莘杞郟紀陳薛與周室爲昏姻者十

三國皆受封于武王太公望封齊雖在昏姻之內實爲功臣之首史記周本紀曰武王封功臣謀士師尙父爲首封帝王世紀曰夏四月乙卯祀于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夫受封至四百人之多此必兼食采者在內嘗以尙書春秋求之有名可舉者三十國有數可推者三百七十國呂覽慎大覽曰武王勝殷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爲諸侯諸大夫賞以書社蓋謂此也今據武王所封四百八十五國太公望兩見故止此數分爲五篇紀其都邑及其世系無者缺之亦足以見成周封建之大略矣

周室封建疏證下

昔成王營洛天下諸侯進受命于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國及孔子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夫周初諸侯皆五家二代舊封而其子若孫之

流行于後世者或有大勳勞從本國分封或本封已絕中隔數世而未裔復得續封春秋所載居其半焉今以先代舊封爲一篇巴潞孤竹萊向厲都謝祝偃秦趙徐穀黃郟葛譚江邠東不羹西不羹沈姒蓐黃英六蓼舒貳軫絞州皖程牟董舟人鄔路偃陽鄔夷鄔楚房冀遂鄔鄒彤褒蕩杜鄧鄧權宋陽共凡六十國同姓支庶分封爲一篇南虢小虢北虢郭蔡魏賈唐曲沃韓西鄭東鄭南鄭揚西周中山東周密凡十八國異姓支庶分封爲一篇密須句鄆鄆邳梁趙鍾離舒蓼舒庸舒鳩舒龍舒鮑舒冀郟莒根牟宗麋夔越濮羅胡廬田齊西翟坎戴蕭凡三十國外此則有巢蕭慎賓邶鄘東商蓋暴鄔蔽補依厯華蓋蓼餘邱陽弦道柏項介崇鄆州來駕邾鍾吾桐三十國未詳其本末故別爲一篇附于後其他不必敘錄者有三一曰馘俘之國周書

世俘解稱武王征愍國九十有九服國六百五十有二作雒解  
稱周公征熊盈族十有七國蓋蒲姑商奄之屬周初卽已殄滅  
矣二曰邊裔之國先王居夷狄于四裔平王之末漸入中夏姜  
戎茅戎赤狄白狄種類繁多此皆自爲部落非出先王所封三  
曰私建之國春秋以前熊渠已自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  
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至于戰國靖郭平原分封相繼  
紀年稱魏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爲侯夫惠成王一諸侯耳而乃  
命他人爲侯乎哉凡此之類以其無關封建故從略也

班爵五等疏證

天子者爵稱也故班爵自天子始其次公侯伯子男諸侯之籍  
雖亡以尙書毛詩春秋徵之其爵大半可考書載有爵之國十  
有七于牧誓見庸伯蜀侯焉于金縢見蔡侯霍侯焉于康誥見

衛侯焉于召誥見燕伯焉于君奭見虢公焉于立政見蘇子焉

于顧命見芮伯彤伯毛伯齊侯焉于呂刑見呂侯焉于文侯之

命見晉侯焉于費誓見魯侯徐子焉于秦誓見秦伯焉微子箕子殷之

舊爵周公召伯采地之爵詩載有爵之國二十有八振鷺杞宋來助祭也有

客微子見祖廟也二國皆公也式微勸黎侯淇奧美衛武碩人

稱邢侯揚水戍甫國雞鳴戒齊哀蟋蟀諷晉僖宛邱刺陳幽下

泉思郇伯常棣閔蔡叔韓奕賦韓侯駟頌魯僖十一國皆侯也

僖王時曲沃武公請命為侯作無衣樊侯采地之爵緇衣美鄭武也駟職美秦襄也蟋蟀

刺曹昭也板凡伯作也桑柔芮伯作也崧高送申伯也城韓則

命燕伯省徐則命程伯八國皆伯也羔裘刺檜君也何人斯蘇

成公作也大東譚大夫作也采芑征荆常武平徐闕宮懲舒六

國皆子也許穆夫人賦載馳許男也春秋百二十國公則虞西



虢州杞宋五國侯則蔡霍魯衛滕晉荀邢息隨唐齊紀薛蓼陳  
黎鄧十八國伯則吳邠毛曹原凡祭北燕芮滑耿賈鄭任申南  
燕秦穀葛梁房庸巢二十三國子則郟巴頓沈須句潞萊賴都  
莒徐黃郟譚邾鍾離舒舒鳩溫偃陽邠邾小邾楚宗麋夔羅遂  
胡鄆越弦柏項鍾吾三十六國男則宿許二國

此則春秋時見存者晉侯曲沃

武公也今據三經所載旁采傳記以附益之凡得有爵之國百有

十八楊士勛曰周公之制爵有五等所以擬其黜陟春秋進邾  
邠而降滕薛杞明黜陟也羣書所記列侯之爵有不同者別見

### 黜陟表

### 班爵六等疏證

司空之篇亡而王朝之官制缺職名之錄亡而侯國之官制缺  
于是俞廷椿王與之輩欲割獸人獻人載師閭師諸職以補冬

官而杜佑專據王制謂周諸侯千七百七十三國其官六萬一  
千有三十二人皆非班爵實證也古人解經有比例之法沈氏  
周官祿田考取五官見存之數以例冬官深得此意今用其法  
推之周官三公孤皆六卿兼職自六卿以下除鄉遂采邑山澤  
之官爲大夫者百四十五人上士二百九十五人中士八百八  
十六人下士千六百九十三人而王朝之官數備矣比例之法  
旣可以推王朝卽可以推侯國常據太宰設參傅伍之文以推  
侯國之大夫士自三卿以下除鄉遂采邑之官爲大夫者二十  
一人上士四十五人中士百三十三人下士二百五十四人次  
國小國其數遞減而侯國之官數備矣或謂官數可推官名終  
不可得而聞曰是不然匠師見于地官嗇夫見于覲禮陶正見  
于春秋傳斯非冬官之大夫士乎酒誥稱圻父薄達農夫若保

宏父定辟斯非侯國之卿乎春秋傳稱鄭有開卜大夫衛有掌  
樂大夫晉有公族大夫三軍大夫七輿大夫斯非侯國之大夫  
乎論語曰柳下惠爲士師則侯國之上士也曹風曰彼侯人兮  
何戈與祲則侯國之中士也左史倚相曰衛武公在輿有旅賁  
之規倚几有誦訓之諫則侯國之下士也其他見于周秩官齊  
管子諸書者又有關尹門尹火師水師大司田大司理之屬然  
則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其名未著于周官者不猶可旁徵諸傳  
記乎府史胥徒有祿無爵而爲卿大夫士所使令故亦推究其  
數以綴于末

東西二都疏證

周書作雒解曰周公作大邑於土中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  
爲方千里漢書地理志曰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

短短長相覆爲千里顏師古曰宗周方八百里爲方百里者六十四雒邑方六百里爲方百里者三十六此專就穀土溝洫山澤邑居言之若兼名山大川不止于此嘗據羣書以推東西二都之分界與其封域水經河水注曰陝縣故城周召分伯以此爲東西之別括地志曰陝原在陝縣西南二十五里分陝從原爲界東西二都之分當亦如此洛邑在東都西偏自陝原而東有殽山爲東都之西境據穆王里甫田之路知中牟爲東境據史伯稱當成周者南有申呂知南陽以北爲南境據武王欲築宮于五行之山知太行爲北境其名山則有伊闕轘轅陽城太室其大川則有洧洛河潁地方東西六百八十七里南北六百九十八里鎬京在西都東偏自陝原而西有桃林爲西都之東境據叔鄭封于毛泉知藉水爲西境據穆王築祗宮于南鄭知

漢中爲南境據通典謂慶州安化縣周之先不密所居知郁郅爲北境華嶽荆岐終南諸山互其中涇渭滋澆洪河諸川環其際地方東西千一百八十四里南北千二百六十二里此周初之制也其後平王以岐西之地與秦桓王以蘇忿生之田與鄭惠王與虢公酒泉與鄭伯武公之略襄王與晉侯陽樊温原攢茅之田虢檜亡而鄭人野留矣申呂滅而楚人封畛于汝矣彭戲伐杜鄭縣而秦人卜子孫飲馬于河矣二都之封域歲侵月削至于戰國僅有漢之七縣河南雒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向之所謂規方千里者止存百分之一而已

王朝侯國官祿疏證

周官之設官也有在朝廷者有在鄉遂郊野者有在山林川澤者有在采邑者朝廷之官其祿公家給之采邑之官其祿私家

給之獨鄉遂郊野之官爲數繁多歐陽修所以有官多田少祿將不給之疑至山林川澤之官無數可稽則其食祿之多寡更無由知之曰是不然鄉遂郊野之官其祿不取于公田前儒謂鄉大夫六卿兼之自州長至比長自遂大夫至里宰皆鄉遂之民其爵雖爲大夫士其祿則受田于鄉遂郊野比長卽上農夫閭胥族師則農夫中德行才能足以表師一閭一族者異其秩而增受田使合子弟傭閒民耕之以代其祿黨正州長皆然非若朝廷之官食民賦稅者也九州之山林川澤入于版圖者二百九十八山林麓約取三分之一九百二十六水澤數約居三分之一其官當有中士四百有八人下士六千二百三十四人其祿亦不取于公田以山澤之稅給山澤之官古者名山大澤不以盼天子使吏治之而入其貢賦是以九州之山鎮澤藪各

在職方不隸諸侯之籍夫子作春秋楚邱不繫衛緣陵不繫杞  
沙鹿不繫晉虎牢不繫鄭所以別天子之守地也周季諸侯始  
擅不盼之利齊幹山海楚藩雲夢宋障孟諸晉守郇瑕之地桃  
林之塞蓋虞衡之政令廢弛耳夫鄉遂郊野山林川澤之官其  
祿既不取于公田而采邑之官又各取于私家采地所入則是  
王朝所收公田之稅唯以供朝廷之官復何虞其不給耶侯國  
唯無山林川澤之官其他皆與王朝同

釋王畿廛里九等地

地官載師以廛里征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  
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先後鄭之  
說不同當各采其長廛里城市中空地可以種植者先場圃在  
郭外所以樹果蔬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後士田士大夫之子

所耕先鄭買田買人之家所受後鄭官田公家所耕賞田賞賜所頒

先鄭牛田牧田畜牧之家所受後鄭載師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

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

五方氏苞曰十一者三代之中正也園廛漆林二句為周官本

文近郊以下三句乃莽歆所竄今案園廛利薄故其稅輕漆林

利厚故其稅重漆林少于園廛合二者而通率之仍為十一而

已故廛里九等稅概以十一計之

釋治洫治澮之夫

地官小司徒注所稱旁加治洫治澮之夫此專據一同以明井

出之法非謂凡有出稅之夫必盡加之也後人以為溝洫既成

歲為脩治而已安有別除其夫以治之且出稅者反少治洫治

澮者反多乎今案洫澮所以資灌溉備旱潦若無人專治之為



害于農不少至于地有九等天下不皆可井卽在可井之地大約整方十里者多整方百里者少故出稅之夫旁加治澮之夫此列國所同若治澮之夫則惟王畿有之就一同而論治澮治澮者固多于出稅者合天下而論又未見其多也或謂以地之形勢言之王畿之都鄙未必皆整方百里何以悉除其治澮之夫侯國之都鄙亦未必無整方百里者何以獨無治澮之夫曰古者建國皆以整方起算不問地之形勢王畿方千里分郊甸稍縣畺爲五節每節皆滿百里適容整方一同故有治澮之夫侯國方五百里以下亦分郊甸稍縣畺爲五節每節皆不滿百里不能容整方一同則安得有治澮之夫乎

釋侯國鄉遂

秦氏五禮通考謂公遠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三鄉

二鄉一鄉在焉三軍二軍一軍出焉此真不通之論三鄉三萬  
七千五百家諸公遠郊五十里合四面計之方百里凡九萬夫  
除山澤邑居三萬二千四百夫其餘以上中下地三等地通率  
之二而當一僅得二萬八千八百家卽不置麀里之家亦不能  
滿三鄉之數一鄉萬二千五百家諸男遠郊十里合四面計之  
方二十里凡三千六百夫除山澤邑居千二百九十六夫其餘  
皆爲上地不用通率僅得二千三百有回家卽不置麀里之家  
亦無以容一鄉之衆然則侯國之鄉遂不得援王畿之在郊在  
甸以爲例王畿郊地四同故六鄉在郊內甸地十二同故六遂  
在甸內至于侯國郊甸狹小則郊甸之家不得不散布于郊甸  
之外所以然者畿內六鄉公國三鄉比畿內居半男國一鄉比  
畿內居六分之一畿內郊地四同公國郊地一同比畿內僅四

分之一男國郊地四成比畿內僅百分之一鄉遂之差次與邦國之差次各爲一例故也

釋侯國官祿

古者賦祿以田若不以田乃給以粟晉語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其說與孟子合孟子稱大國之卿四大夫祿食三十二夫公田之不易者三十二夫并私田則三十二井二百八十八夫也加通率則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也五百人爲旅舉其成數非所謂一旅之田乎孟子稱大夫之祿倍上士食八夫公田之不易者八夫并私田則八井七十二夫也加通率則十六井百四十四夫也百人爲卒舉其成數非所謂一卒之田乎由此言之次國之卿食二十四夫并私田通率爲四百三十二夫小國之卿食十六夫并私田通率爲二百八十八夫

趙武以絳縣人爲縣師與之田襄三諸侯之縣師其爵爲中士  
食二夫并私田通率爲三十六夫至于上士下士無不可并私  
田通率計之然案視年出稅之法知下士與府史胥徒通食一  
夫其祿當以石計似但給以粟而非與以田也

釋侯國出賦

何晏論語注馬融曰千乘之賦其地千成方三百十六里有奇  
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如馬融說則大國千乘皆計地出之不  
知軍制有三鄉出車之法有闔境出賦之法三鄉七十五家出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一乘其車則公家給之邱甸采邑  
二百八十八家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一乘其車則民  
閒具之大國千乘合三鄉邱甸采邑之賦在內三鄉出三萬七  
千五百人爲三軍三遂爲副卒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

軍襄十

四 三軍五百乘此常征之數也至于合境出賦則令邱甸

采邑之家出甲士千五百人步卒三萬六千人革車五百乘坊  
記曰制國不過千乘雖合三鄉邱甸采邑所出不止于千乘而  
以千乘爲限此盡發之數也然則計地所出者僅五百乘耳若  
出千乘則并三軍所備之五百乘凡千五百乘矣故馬融說以  
爲算法則可以爲實制則否闕宮疏公車千乘有七萬五千人  
與公徒三萬數不合者事不同也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地官小  
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家出一人鄉爲一軍此出軍之常  
也諸侯三軍出自三鄉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出非彼千乘之  
衆也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侯國出三軍  
若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境內皆使從軍復有計地出軍之  
法鄉之出軍爲常故家出一人計地出軍則非常故成出一軍

優之也今案孔穎達分三鄉出軍計地出軍爲二則是其謂公徒在千乘外則非蓋公徒三萬七千五百人備五百乘其餘計地所出又得五百乘合之爲千乘則公徒亦在千乘中矣

附錄

先生通籍時年已五十四官教授十年猶閉戶著書矻矻不倦

史傳

潘壽生日嘉慶壬申君客蘆墟吳氏余過訪之言及漢說詩者四家惟齊詩之四始五際已爲絕學君曰否否古人著書其術

卽在書中特後人不悟耳

潘眉撰  
壙志銘

唯在書中卦象人不習耳

無志論

地居此者僅百有餘耳

西宋卦齊宿之四故正烈曰象與學皆曰否否古人善書其術

而書生曰議與王申長客蓋賦吳凡余賦前之言又與篇結條

與公往三書與不有者謂之問也凡十六類或曰八類地官

天也賦難知乎曰正十四首燔封十半餘則只善書亦亦不餘

則餘

賦出又卦正百乘合之為千乘以公乘亦亦千乘中矣

亦亦千乘代限非蓋公卦三萬士千五百人辭正百乘其辭信

清儒學案卷一百九十八終出軍信此出軍為二限是其請公